

名家随笔

当时明月当时人



何立伟 著

何立伟的文字之独异可溯湘江而上，直抵前辈沈从文的故乡凤凰边城。一条美江水，两代真文人，字字珠玑，说的是他……



地震出版社

名家随笔

当时明月当时人



何立伟的文字之
湘江而上，直抵
文的故乡凤凰边
美江水，两代真
字珠玑，说的是

何立伟 著



地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时明月当时人 / 何立伟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2. 8
(名家随笔)

ISBN 978-7-5028-4098-3

I. ①当… II. ①何…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6338 号

地震版 XM2679

当时明月当时人

何立伟 著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348 千字

印张: 22

书号: ISBN 978-7-5028-4098-3/I (4776)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C 目 录

CONTENTS

过眼人如烟

- 矮 哥 /003
常 浩 /006
迟教授 /009
邓 武 /012
杜 鹃 /015
葛向阳 /018
顾小月 /021
光脑壳 /024
郭大师 /027
猴 子 /030
黄中苏 /033
姜小丹 /036
景 哥 /039
九 哥 /042
旷国兴 /045
老 兵 /048
老 秦 /051
老 五 /054
老 金 /056
李倩倩 /059
栗保罗 /062

廖中捷	/065
瞿猛子	/068
鲁 红	/071
陆继青	/074
罗妹子	/077
马琳琳	/080
聂 子	/083
三伢子	/085
孙 熹	/088
王牛皮	/091
魏世民	/094
细 武	/097
细 张	/100
小 陈	/103
小 庞	/106
小芳子	/109
薛细妹	/112
易 姐	/115
易永生	/118
易志中	/121
应红飞	/124
游家里	/127
玉 姐	/130
郁 子	/132
张 广	/135
赵 四	/138
赵忆萍	/140
钟 克	/143
冷热寸心知	
海 南	/149

上 海 /156
北 京 /162
纪念史铁生 /169
怀想汪先生 /173
几时饭菜几时人 /176
父与子 /178
赐闲湖 /180
胆结石 /183
风 箏 /185
父 女 /187
火宫殿 /189
长沙的酱园 /191
开佛寺腊梅 /193
凉开水 /195
某 夜 /197
二到南京 /199
南岳山记 /201
青少年宫 /203
室 友 /205
同学少年 /209
图画课 /212
西湖的感动 /214
学游泳 /216
远方一定在远方 /218
走在时间的前面 /220

滋味在寻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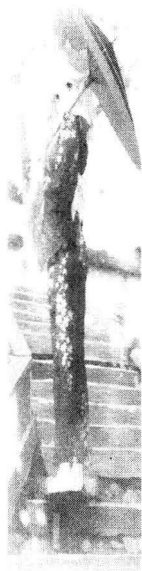
平静是叫热闹打破的 /225
三人行，未必有师 /227
湘水亲亲 /230

湘江河上 /232
心底秘密无人知 /234
蔡 皋 /236
凑热闹 /238
蛋炒饭 /240
过年的意思 /242
“快快”是什么意思 /244
辣字当头 /245
干荔枝 /247
山水不可不亲近 /249
少来夫妻老来伴 /251
调口味 /253
戏 迷 /255
巷 子 /257
小胡师傅 /260
性别待考 /262
日月盐水豆 /264
奄忽而至 /266
燕子岭 /268
遗 传 /270
幽 默 /272
与怀旧无关 /274
雨天的快活 /277
雨天的心情或诗 /279
月亮粑粑 /281
岳麓山 /283
在 K9064 上 /285
至美一刻 /288

灯下多呓语

- 我爱岳阳楼 /293
当时文学如皓月 /296
读书之乐 /303
一本影响我的书 /306
长沙妹子 /308
长沙的春天 /310
长沙人的时尚 /312
清明之思 /315
我来读冯唐 /317
你不爱诗爱什么 /321
他一个人两支笔 /323
聂鑫森行状 /325
写写贺晓彤 /327
速写几则 /329
嗨，毕加索 /335
文化如光 /336
不如信运气 /338
闲要闲得像诗一样 /340

过
眼
人
如
烟



矮 哥

我头一台台式电脑就是在矮哥手里头买的。那是 1994 年，当时流行的 PC 机是 286，矮哥跟我攒的是 386。我记得硬盘是新加坡的，现在想来小得可笑，才 40 兆。我坐在矮哥的小店里看着他东拼西攒。“40 兆的硬盘是么子概念呢？”他一边装机一边跟我扫盲，“你不是写文章啵？就是说，你再发狠，晚上连觉都不困，一辈子也写它不满！”跟我装了金山软件，装了王码五笔，还装了几个小游戏。还动员我买了一个 WPS 不间断电源，“你写文章，写着写着突然断电，那家伙，么子都会丢掉，哭都哭不回来！”到后结账，给九千找了我两百，说兼容机就是便宜，要买品牌的呵，贵死你！第二天咬咬牙，还是到他店里配了台针式打印机。“是的嘞，我讲啵你要配这个的，想明白了吧。不买点 A4 纸啵？”他收了钱，递根红塔山的烟给我。那年头，吃红塔山是蛮客气的。

矮哥的店就开在袁家岭新华书店的侧边，卖电脑配件、耗材，同时拼攒兼容机。那地方人流大，加上 PC 成了人类的巨大需求，他又一副赚了你的钱还像是在学雷锋的模样，故他生意不火得可以炼钢就没有道理。我每回走他店子过身都要进去坐一坐，顺便买点色带呵打印纸呵之类。他那里手忙脚乱，“烟在柜台上你自己拿着抽呵。”一边把货拿出去，一边把钱收进来。我心里打着算盘，跟他说，你这个店子虽然不大，一年赚个二三十万应当不成问题吧？他笑得一脸谦虚，但不作答，又叫我在柜台上拿红塔山抽。他的钱都装在一支“文革”时期红卫兵们喜欢挎的黄书包里，那包又脏又旧，早失了原色。只要离开小店，那黄包就不离他的身，斜斜地挎着，包的那头

不在身后，在胸前。人笑他赚这么多钱，背个这样的包像么子话。他又笑得谦虚，说哎，这你就不晓得，这样的包，贼老倌就不会盯着噻！

矮哥当过知青，所以吃得苦，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意来了高潮，到底还是请了个帮手。这帮手是个乡里妹子，圆脸，腰身丰满，青春飞扬。矮哥叫她小妹。他女儿虹虹在袁家岭附近的八一路小学念书了，中午就到他店里来吃小妹做的饭。矮哥叫虹虹唤小妹做姐姐。热天气，豆芽菜一般瘦小的虹虹在凳子上做作业，小妹就跟她打扇，拉开柜台的门，到街边上买冰激凌来给她吃。矮哥的老婆是他下乡插队时的插友，回城后当了邮递员，是个劳模，一天到晚忙得不见人影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这其间我换了六台电脑。二台台机，四台笔记本。那个40兆的硬盘虽然写不满，但不知扔到了哪个爪哇国。袁家岭如今也大变样，书店侧边过去的一溜门面早已拆掉。矮哥的门面是上世纪末拆的，之前有回我到他店里去，他就说好日子过完了，如今装单机做配件没钱赚了，要想办法转行了。烟当然还是红塔山，只是已算不得客气了。笑当然也还笑，只是也没有了那种谦虚。过了一阵我再从那边过，只见矮哥的门面已拉下了卷闸门。灰灰铁皮上红漆画了个大圆，中间是一个字：拆。我惆怅了一下。之后好些年都没见过矮哥。

去年我一位朋友从美国回来，恰好逢着他的生日，遂邀了些旧友相聚，在一家海鲜楼里庆生，我终于又见到了矮哥。居然，他从门外走进来，胸前还是那个旧书包。只是头发花了，面皮皱了，但身形显得结实了。我们呵呵呀呀招呼半天，别来皆无恙。我说怕有十多年没见过面啦？他眼珠一翻，“那怕冇有。你还好吧？”我说好咧好咧。又拍拍他的书包，问，这里头都是钱？他又开始笑得谦虚，且不作答。我又问他如今在哪里发财。“在张家界，发么子财啰，开个小店，混点搅用。”后来吃饭，矮哥坐到另一桌。我这一桌有个叫志哥的是矮哥同学，就说起了矮哥。原来矮哥的袁家岭小店拆掉不久他就同劳模离了婚。离婚不到一个月又结了婚，对象就是他先前店里的小妹。小妹是张家界乡下的，他遂拿钱在张家界开了家卖旅游产品的小店。他妹子虹虹判给了他，她叫小妹不叫姐姐了，也不叫妈，只叫姨，或者“哎”。虹虹后来学打网球，不得了，当年的豆芽菜如今竟然打出了全国的好名次。矮哥有对候去张家界，大部分时间却是陪妹子打比赛。“矮哥现在打网球都是一把好手了。陪妹子练球练的。”志哥说。难怪，我看着矮哥怎么变得那

么结实了啰。正说话间，矮哥过这一桌来敬酒。同我干杯的时候我说矮哥呵祝贺你培养了一个好妹子呵。他一愣，说，你在电视里看了她打比赛？我说电视倒没看，但是听说了，听说了。矮哥遂笑得很谦虚，说，彭帅晓得吧？彭帅跟我虹虹原来在一起练过球的。来，我先干了呵！

常 浩

我那天到河西开会，午饭后抽了个空，特地开车去二纺厂看常浩。常浩的老婆我叫她胖嫂，因是二纺的挡纱工，又三班倒，所以常浩为照顾她，就要了二纺的宿舍，而把河东他原来单位的房子退掉了。从前他住河东时，我们几乎每周要见一次面，搬到那么远的二纺厂以后，过从就显见得少多了。

二纺厂在三叉矶，以前那地方有船舶厂同几家颇有规模的纺织厂。一眼望去，伞形厂房顶一排接一排，甚是壮观，但现在大多不是停工，便是被并购。过去汽笛一响，穿蓝制服同白制服的工人一群群朝工厂大门一路说说笑笑走去的热闹情景，已是不复得见。我开车快到二纺时，路亦变得坑坑洼洼，虽然我已来过许多回，但那些宿舍一栋一栋皆是一样的积木形制，我又不记得栋号，只好一路问将过去。

“胖嫂？姓李？我们这地方姓李的胖子多的是。男的女的都有。你要记得她是哪栋嚟！”我问路，人皆这样答。坪里四处是人，聊天、搓麻将、打毛衣、晒着冬日的太阳，一身臃肿。当然，最后我还是寻到了常浩的家。顶层，七楼，爬上去敲门，却是无人。敲对面的门，出来一中年汉，声音很高，说没人呐？那你到底下寻寻看。李胖子可能在十八栋的麻将室，老常肯定在十九栋打桌球。又告诉我下楼朝左手走，每栋的墙上有号子。我只好又下七楼。楼道里四处是煤篓子、烂桌子、破单车以及杂七杂八的东西。又注意到每层楼的路灯几乎皆是没有了灯泡。若是夜里来，不是熟门熟路，必定跌跌撞撞，挂坏裤子。

看到十八栋了，果然一楼有人将自己的家开了麻将室，隔了窗户看，好

几桌人，一片蓝蒙蒙的闹声。但里面没见着胖嫂。又到十九栋，看到坪里摆了三张绿色的台球桌，亦是一些人在打球。且围着看的人亦不少。抽烟，笑，或者亲切地骂娘。常浩正弯着腰，球杆一推一推，然后，奋力一击。有球落到了网袋中。一片叫好。我挤拢去，拍他的背。他好像没感觉似的，自顾自地吹牛：“老子百发百中！×××麻花！”

他后来看到是我，极是高兴。球杆一扔，朝旁边一个人喊：“树宝，你来玩，老子来了客！”把我扯到一边，递烟，问呷不呷茶，嚼不嚼槟榔。“走走走，还是到我屋里去坐！”

我有一年多没来过他家，走进来好像变了个样，墙上四处贴得有几何体的静物素描，还有就是水彩写生画。“开画展呵你老兄！”我讶异道。他说哪里哪里，是他带的学生伢崽们画的。原来他在家带学生画画。常浩学过美术，后来在电影院当美工，专门画电影海报，他老家电影院十多年前便成了夜总会，他遂跳到一家广告公司画路牌广告。一年四季，身上皆是斑斑点点的油彩。他有严重的胃溃疡，经常出血，一休就是个把月。公司对他不满，他自己亦识趣，便辞职回家，间或接点设计稿画画，有广告的，亦有装修的。收入不稳定，有一餐没一餐。但人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反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的口头禅是“快活一天是一天”。他说这话是有来头的。因他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亦是广告公司美工小丁，刚刚交了个女朋友，好到要谈婚论嫁了，忽然有天晚上胰腺炎发作，脚一伸，就在一个瞬间里归了西。自此以后，常浩便爱说那句“快活一天是一天”的口头禅了。他那时住在电影公司的宿舍，很小的两居室，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胖嫂亦很能干，做的饭菜极可口，又好客，我们朋友尤其喜欢上他家里去玩，打牌，唱歌，吃饭，东扯葫芦西扯叶，相当快活。常浩有副好嗓子，喜欢唱李双江的歌，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时，还要连带着表演，把手掌张开，先伸出五指，再翻成三指，表示这是“五指山”。惹众人喷饭。

后来他搬到三叉矶这边来，太远了，所以往来就少了。他亦极少过河东来。看来他现在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带学生画画。我问他胖嫂呢。他道还不是成天打牌，要不就在舞厅里跳舞。反正二纺厂尽是女工，如今大多下了岗，无事可做，就是打牌跳舞。“张爱华你认得吧？”他问。我说就是跟胖嫂玩得很好的那个女的吧。他说就是就是，“原来好老实一个妹子，又漂漂亮亮，在舞厅里认得一个建筑包头，就跟着他，后来被她老公晓得了，一瓶开

水浇过来，如今一脸的疤，看见她跟得看见了鬼一样！”我说那你也要担心胖嫂呵。常浩听了一笑，把手使劲摇着，“我连不得担心，把她送给别人别人都不得要咧。胖得跟汽油桶一样，压得个把人死，哪个敢要？”

我问他胃溃疡好点么。他道我累不得，累了就出血，所以现在基本上是静养。只双休日带点学生。“嘿，”他忽然道，“我去年带的一个学生，考取了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咧！”很得意的模样，很有成就的模样，一脸的满足。他又拿起电话，说要给胖嫂打手机，“喊她回来搞饭菜，你来了呵。稀客稀客。”

我跟常浩是初中同学，我说要过年了，同学们可能会要聚一下，“你也要来呵。”他听了沉默了一气，道，同学我就不见了。我现在，特别不愿意见老同学。没意思，没意思。我问他何解，他想了想，然后道，我也不晓得是何解。可能是，老了吧。

迟教授

他是姓迟，却并不是教授，但众人皆这么叫，他俨然就是教授了。反正又不是冒充，人家要叫，他有什么办法，只有响亮答白了。

“教授，我这支涨了百分之十五了，抛得抛不得，教授？”证券公司的大户室里，人家皆跑到他电脑前来讨教，吃什么股，何时吃，捂多久，到什么点位上抛，然后再换什么股，如此等等，就好像他替众人长了个公用脑壳似的。他确是聪明，亦是精于股道。1998年中国股市“五一九”行情爆发时，他以五万元入市，一年之内竟赚了三百来万。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经久不灭的神话。所有的亲人、朋友、从前的同学或同事，无不拿崇拜的眼神瞧着他。就好像单是认识他，也能沾上光似的。

他暗自庆幸自己的抉择：1998年春天，他把一纸辞呈递给他的处长，然后就跨出了省政府的大门。而那时，亦不知有多少人为他深深惋惜。数学硕士，年轻聪颖，看看就要提到副处，仕途坦荡，前程似锦。“这个人有没有神经病？”

此前多年，他就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股市，亦是一直在模拟炒股。他对自己说，到时候了，可以出手了。遂把自己的积蓄，加上从朋友处借来的钱，一共五万，看准了“上海梅林”，一家伙全砸了进去。翻到一倍，人家抛不赢，他不动。翻到两倍，他亦是不动，直到翻成五倍，才逢高出货。再又悉数买入“东方电子”。又是几个跟头翻上去，再出来。中国股市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他只炒精心研究的三五只股。低吸高抛，反反复复。他把庄家的操盘手法研究透了。诱多也好，诱空也好，他反正骑在龙背上，颠也颠不下